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七年

第**九一四九**次会议

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阿达莫先生	(加蓬)
成员:	阿尔巴尼亚	达乌特拉里女士
	巴西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
	中国	戴兵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纳	阿杰曼先生
	印度	坎博杰夫人
	爱尔兰	米森先生
	肯尼亚	基马尼先生
	墨西哥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
	挪威	尤尔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努赛贝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

议程项目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
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的报告 (S/2022/643)

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2/73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2-6230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

非洲联盟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的报告 (S/2022/643)

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22/736)

主席 (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埃及、德国、日本、摩洛哥、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和南非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参加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2/643，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包括加强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的报告，并注意文件S/2022/736，其中载有2022年10月3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 (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蓬主持本次重要会议，讨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我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来到联合国。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借此机会庆祝非洲联盟成立二十周年。2002年，非洲各国领导人承诺共同努力防止冲突，促进和平、发展、人权和法治。他们希望使非

洲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作用，从而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自那时起，非洲联盟就表现出实现一体化、和平与繁荣的决心。提出《2063年议程》及其各项首要倡议，达成《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议》，发起“非洲消弭枪炮声倡议”，以及建立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是最新的例子。在过去20年中，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植根于互补、尊重和非洲自主的原则，已成为多边主义的基石。

我提交的报告 (S/2022/643) 介绍了这一合作的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 和萨赫勒地区五国集团联合启动由马哈茂德·优素福先生阁下领导的独立评估，以改进与整个萨赫勒的安全、治理和发展有关的总体行动；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体) 联合采取行动，以迅速恢复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马里的宪政秩序；持续致力于谈判，以改善整个萨赫勒地区的环境。这包括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启动由马哈马杜·伊素福先生阁下领导的独立评估，以改善整个萨赫勒地区的安全、治理和发展的整体行动；与西非经共体联合倡议，在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马里迅速恢复宪法秩序；持续致力于通过非洲联盟开展的进程谈判解决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冲突；也与政府间发展组织 (伊加特) 在苏丹密切合作，恢复由文官主导的民主治理；在索马里与伊加特和其他伙伴共同努力，为成功举行总统选举以及支持索马里安全部队和新成立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做出贡献；与非洲联盟合作，继续支持乍得的过渡进程；以及在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和乌干达联合开展武器收缴活动。

显然，我们的合作从未像现在这般紧密，但同样重大的挑战依然存在。只有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拿出坚定的决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使用武力往往被视为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违宪的政府更迭呈增多之势。在萨赫勒，“达伊沙”及其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分支继续发动致命袭击，并试图扩大其影响。在非洲之角、埃塞

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马里、苏丹和利比亚，旷日持久的冲突和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使人们陷入绝望。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特别是针对人权维护者的暴力行为——成为争论焦点。我们还看到，经常被用作战争武器的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有所增多。

根据《联合国宪章》、《非洲联盟组织法》和“平息枪炮声”倡议，各国必须发展能力，以便在冲突苗头一出现即予发现并预先制止。同样重要的是消除治理赤字，包括对人权和自由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破坏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和平与安全特派团，我们两个组织合作制定了非洲联盟行动合规框架，以确保这些行动符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标准。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为安理会授权的非洲联盟行动提供可预测的资金。按照安理会的要求，我们正在就这些行动的经费筹措进度联合编写一份报告，该报告应于2023年4月提交。我们有责任建立一个能有效和可持续地支持非洲和平行动的创新架构。

(以英语发言)

第二，我们即将迎来气候突变。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这并非一个遥远的威胁，而是每天的现实。非洲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但它付出的代价却格外沉重。这是道义和经济不公的典型例子。例如，在非洲之角，人们在连续四个雨季降水不足后面临饥荒的威胁，这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在萨赫勒，干旱和土地退化加剧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南部非洲的社区面临飓风和山洪暴发。我赞扬很多非洲国家、区域和城市尽管面临严重挑战，仍然采取大胆步骤抗御气候变化。

在我们筹备下个月在埃及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27届缔约方会议）之时，我敦促各位领导，特别是对80%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的二十国集团各国领导人，最终采取所需要的紧急行动。发达国家必须信守其承诺，首先信守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将适应气候变化的供资增加一倍。第27届缔约方会议

还必须就损失和破坏问题采取具体行动。这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对许多国家而言，尤其是对非洲国家而言，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第三，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是一个重大关切事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以及其他挑战加剧了一场空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尽管黑海谷物倡议提供了某种纾解，仍有数百万人面临飙升的粮食和能源价格、无法承受的债务负担、急剧通货膨胀和缺少资金等问题。这种情况在非洲大陆尤为严重。不解决化肥供应危机，明年的收成可能就不足以养活全世界。我们一直在作出不懈努力，确保俄罗斯化肥不受阻碍地进入国际市场。

最弱势者又一次蒙受最深重的苦难。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正因如此，三周之前，我呼吁二十国集团带头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激励措施，大幅增加发展援助。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银行必须取消妨碍发展中国家获得所需资金的障碍。我们还需要一种有效的全球债务减免机制。很多非洲国家亟需这样一种机制发挥作用。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为指导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冲突根源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最佳机会。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过：“怨恨就像服毒，而后希能毒死敌人。”二十年前，非洲领导人决定以史为鉴，并通过成立非洲联盟来鼓舞全世界。非洲联盟基于非洲各国人民的合作和团结，其雄心是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更重要的行为体。我赞扬非洲联盟的竭诚奉献和所有日复一日为一个一体化、和平而且繁荣的非洲大陆努力奋斗的人。我呼吁所有领导人——在安理会，在非洲大陆以及其他地方——不遗余力地支持非洲联盟实现这些目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发言。

法基·穆罕默德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加蓬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这清楚地表明了加蓬在非洲和世界舞台上一直发挥的作用。主席先生，

你所选择的主题是促进和平、安全和稳定问题的核心，而和平、安全和稳定是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陆正受到恐怖主义、不稳定、违宪的政府更迭、粮食不安全以及各种与健康 and 环境有关的危机和不稳定的重压。乌克兰战争及其破坏性的全球后果大大加剧了这些挑战，并增加了整个非洲大陆每个脆弱地区的不稳定、暴力和战争的风险。

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以及从《非洲联盟组织法》到《关于建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的我们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技术上完美的文本组成的。因此，这个问题不再是规范机制问题。相反，它是建立在两个不同层面作出的决定之上的：第一，那些考虑到在整个非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深刻变革的决定；第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主导着联合国现行理论的保守主义。

非洲现在有14亿人口，70%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也在非洲。非洲大陆的问题处于联合国辩论的前列。然而，非洲是唯一被排除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好处之外的大陆。非洲在智力、人才、意识和雄心方面取得了进展。联合国在非洲的特派团花费了多少亿美元？取得了哪些成果？非洲正在寻求答案。安理会不能通过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或拒绝作出令普遍良知满意的答复来回避这个问题。

非洲正在努力为其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和目标做出牺牲。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尤其是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正在建立。

然而，对非洲在应对挑战方面决定性主要作用的否定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的远不只是礼节上的言论。让我们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来讨论并决定非洲在今天让我们聚集一堂的这个世界和平论坛上的作用。让我们确保根据建立和维护非洲和平的任务至高无上这一不变原则建立非洲特派团。让我们确保旨在预防和抗击疫情的所有基金和金融结构都得

以落实。让我们确保在非洲针对气候相关问题的融资和投资比例不再很小。让我们确保科学和新技术的无限天地大方地向非洲开放。让我们确保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地球的一半在富裕的负担下劳作，而另一半则在饥饿和贫困中哭泣。

如果选择这条道路，安全理事会将看到整个大陆都被动员起来。如果不这样做，安理会的信誉可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非洲拒绝接受逆来顺受的前景。我知道，我的朋友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心系非洲，他将不遗余力地确保非洲的声音得到倾听、尊重、包容，并被置于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以及包容性民主变革进程的中心。我当然对我们所做以及我们正在一起做的事情感到高兴，但这不是忽视缺点的理由。我们仍然必须在我们的专门机构、我们的特使、以及特别是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深化我们的伙伴关系。非洲的和平事务过于复杂，必须拓宽渠道，在尊重、平等、团结、包容和分享方面为我们所有人寻求解决办法。

我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敢相信，非洲真正的朋友们很快就会发出声音，这样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实现多边主义的真正复兴，而多边主义现在已经伤痕累累、受到轻视、具有倾向性并处于危险的衰落之中。愿安理会响应来自非洲深处的这一呼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以加蓬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就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所作的全面通报。

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年度报告(S/2022/643)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评估这种合作，并重申我们致力于发挥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领导作用，解决国际危机和冲突。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合作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

的一个常设项目,因为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成效有关键意义,也因为国际社会应当确保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必要的补充作用和辅助作用得到加强。

这一伙伴关系对安全理事会至关重要,因为非洲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安理会议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安理会议程上几乎50%的问题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涉及的70%的问题都与非洲有关。

自从2017年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随后于2018年签署《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以来,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合作范围持续扩大。它现在包括一系列广泛问题,尤其是冲突预防、预警、调解、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解除武装、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打击海盗活动、保护人权和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包括促进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

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期召开会议,为制订协调一致的战略发挥牵头作用。各项议程和方案互相关联,这不仅表明重点相同,而且表明了一种明确意愿,即共同应对非洲大陆的重大挑战,并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尤其是非洲各国人民的愿望。

同样,非洲国家元首的“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和《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实际步骤总路线图》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尤其是在调解和裁军领域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建立非洲妇女领袖网络,以及投资于增进青年人人权能活动,包括开展和平教育。

此外,混合维和行动,例如2020年结束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或者由非洲联盟主导并得到联合国支持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后来变成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都是引人注目的例证,证明了这种伙伴关系的价值和活力。

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接再厉,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这样做,因为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要求我们这样做。鉴于非洲的恐怖主义变化多端,武装团体韧性十足,因

气候变化而加剧的危机不断复发,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对自然资源的劫掠,地缘政治较量以及基于认同感的分裂,我们必须提高协同效应,加强各项举措的有效协调,以此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现在,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坚持其做法和解决方案,以解决肆虐非洲大陆并使非洲各国人民获得安全与尊严的愿望前景黯淡的诸多危机和冲突。在主张以非洲解决方案来解决非洲问题时,非洲联盟及其全体成员国作为正式行为体,坚定不移地自主决定我们各国人民的命运,并充分负起我们的责任。当然,我们知道,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由安全理事会承担。

在非洲若干区域,尤其是在萨赫勒、非洲之角、大湖区和中部非洲,众多武装冲突和危机正在制造腥风血雨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不能仅仅成为任由武力摆布的对象。当成群的雇佣军和恐怖分子以及武装团体通过暴力轮番破坏非洲各国的基础、掠夺其资源并加剧民众的困苦时,非洲不能袖手旁观。

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为其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非盟或区域经济共同体主持下,非洲部队在某些行动区的位置调整和维和特派团的部署就是因为有这种承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坚定决心。

非洲联盟的意愿和努力值得给予支持。所需要的支持必须与利害关系相称,并且必须基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在大多数一再发生危机并且必须建立和平的地区,必须重建和平特派团并赋予它们更强有力的行动授权和可预测的充足经费。必须向非洲各国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施行的机制提供必要后勤支助,以加强其可操作性。在这方面,中部非洲预警机制可以成为该次区域预防危机的一个工具杠杆。

当然,没有非洲人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为此,我们欢迎秘书长任命阿卜杜拉耶·巴蒂利先生担任其新任负责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我感谢他对非洲各国局势保持敏感。

除了促进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协同之外,将使这一伙伴关系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更符合当今全球现实的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非洲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占据其应有的位置。要求建立一个更能代表目前地缘政治态势的安理会的紧急呼吁显然已到达一个关键时刻,有许多呼声确认现在应把言辞转化为行动。尽管《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表达了非洲关于在安理会拥有常任成员席位的正当要求,但仍然只是看到非洲在安理厅而没有听到它以常任成员身份在议席上充分发声,这是不可容忍的。正如邦戈·翁丁巴总统最近在大会讲话时明确指出的那样(见A/77/PV.6),非洲为承担其责任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不想再等了。

最后,我要强调,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为这一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以确保它能够履行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作出的承诺和承担的责任。这一目标体现在提交安理会审议的主席声明中。我请求所有成员支持这项主席声明。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美国常驻代表、拜登总统内阁成员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阁下发言。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主持本次高级别会议。我还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天与会,并欢迎法基·穆罕默德主席参加本次会议。

在我们纪念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这是强调非盟与联合国之间强有力伙伴关系的绝佳时刻。这也是寻求在我们所取得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的机会。美国同秘书长一样认为,我们在预防冲突、调解、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方面的集体行动绝对至关重要。作为今天讨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在造成日益不安全的各种因素,包括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非洲之角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一。我们决不能被这些挑战吓倒,而必须坚定致力于开展合作,正面应对这些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大力支持《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该框架旨在动员非

盟与联合国相互协作,从潜在冲突的最早迹象开始,这对于预防冲突和进行冲突后重建至关重要。非洲和平不能等待。我们赞扬非洲领导人努力解决埃塞俄比亚、大湖区、苏丹、萨赫勒、莫桑比克和索马里的危机和冲突。我们赞赏联合国全力支持这些努力。我们还为非盟与联合国在应对非洲儿童与武装冲突危机方面日益增强的伙伴关系感到鼓舞。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推进这项工作,而这也意味着加强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非盟一直在带头处理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还要肯定联合国、非盟、政府间发展组织、欧洲联盟和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协作努力。这些共同努力促成4月份设立非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我们共同为索马里维和特派团的重组和过渡制定了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底线是,随着联合国、非盟和区域和平行动在非洲一些最脆弱地区开展活动,协调我们的理论、政策和指令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使这些努力变得尽可能有效。

这还意味着非盟在非洲大陆各地采取的每一项举措和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应保护和维护人权。我们赞扬非盟在制定自己的人权和国际人道法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长的报告(S/2022/643)指出了这一进展。我们鼓励非盟继续在国际人道法、人权以及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在内的行为和纪律等关键领域执行和平支助行动合规框架。努力加强培训、监测、报告和追责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这些框架以及第2320(2016)号和第2378(2017)号决议所概述的其他监督机制,仍然是关于使用联合国摊款的任何讨论的主要考量。这包括区域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采取的任何行动。

美国还赞赏联合国、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努力支持该区域。我们期待进行联合战略评估,以审查萨赫勒区域的安全、治理和发展挑战。但是,我们不要粉饰这一评估。我们在该区域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而言,我们对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到萨赫勒各地以及西非沿海部分地区深感关切。恐怖团体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并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如果我们要共同应

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筹资选择。这将给予非盟必要的灵活性来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威胁。我们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同时，我们认为，我们各机构必须不断变化，以反映现实世界。正如拜登总统上个月在大会辩论期间指出的那样（见A/77/PV.6），美国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包括第一次为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提供常任理事国席位。为此，我们期待围绕改革提议达成共识，目的是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加有效、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可信。

我在最近访问非洲期间明确指出，非洲和平必须来自非洲领导人和非洲人民自己。我们在联合国这里的工作是作为伙伴和盟友提供服务。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种密切合作，在未来20年及其后推进和平与安全。

努赛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加蓬领导人在如此重要的时刻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穆罕默德先生致力于在非洲联盟（非盟）与联合国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关系。

在我们庆祝非洲联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评估非盟与联合国建立的重要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我们应更加努力进行合作，确定加强这一伙伴关系的办法，特别是在2017年《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以及2018年《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在新出现的多极化背景下，非洲联盟实际上作为非洲利益攸关方机构，必须得到接纳和有效利用。两者都是多边主义在行动中的有效范例，继续表明新形式的合作确实是可能的，而且在实地更有效、更有活力、更有影响力。在安理会今年早些时候开会讨论非洲的能力建设时（见S/PV.9106），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今相互关联、迅速演变的世界中，非洲挑战的根源及影响远远

超出了非洲大陆的边界。我们还强调，不仅仅是非洲的挑战，而且非洲的解决方案同样具有全球层面。这些关键信息值得今天重复。简而言之，我们同舟共济。有鉴于此，我想分享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伙伴关系的三个要素。

首先，显然需要思考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成功合作会是什么样子，以真正在行动中体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作用。看看最近的例子，这两个组织密切合作的举措对实地的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苏丹的三边机制带来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的相对优势，促进了苏丹各利益攸关方之间谈判。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利用其调解支助股与非盟和次区域行为体合作，帮助促成一项关于武装团体可持续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全面和平协议。在索马里，联合国和非盟以及索马里政府和其他方面持续互动，促进了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的过渡。这些只是在考虑进一步合作时可以借鉴的安理会工作的几个例子。

区域组织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当有明显的重叠领域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时。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继续主张加强联合国、非盟和阿拉伯联盟之间的三边合作与协调。

第二，如同任何良好的伙伴关系一样，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应该基于信任、相互尊重和开放的沟通。我们的机构从根本上来说理应相互支持、相互加强。对安理会来说，这意味着认可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它们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以此在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表明我们对这些组织的智慧和能力的信任。正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前在安全理事会强调的那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还意味着为非洲组织从其外交工具包中部署的措施提供空间、时间和支持。

此外，正如安理会所承认的那样，需要确保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由非盟领导的行动获得可预测、可持续并具有灵活性的资源——这是我们的非洲同事强烈

表达的立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支持这一立场。安理会必须努力围绕这一重要问题尽快达成共识。此外，非盟和联合国可以更多地利用联合特派团、联合情况通报、联合报告和联合宣言，展示在对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共同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发出团结一致明确信号。

第三，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联合国和非盟应寻求在应对非洲和世界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特别是在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气候变化等方面表现出目标一致。正如安理会所听到的那样，包括在肯尼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年8月组织召开的关于恐怖团体跨国活动的阿里亚模式会议上，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几位知名人士继续警告安理会注意这一威胁。他们所描绘的画面是一种恶性循环，恐怖分子利用我们反恐架构中存在的弱点，进而使当地最脆弱人群的人道主义状况更形恶化。在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方面，外部支持必须与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其规模必须与整个非洲大陆生活在气候脆弱状况下的人们所需要的紧迫程度相匹配。我们期待在明天的非洲气候与安全会议上听到更多关于非洲观点的意见。

正如其他人所承认的那样，我们的伙伴关系有发展的空间，安理会确实将受益于非洲在安理会的更大代表性。围绕这一主题的新承诺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我们希望这将带来具体成果。

最后，区域努力需要国际支持，这意味着认真听取、接触和支持非盟和其他次区域组织。安理会的作用是鼓励这些协同作用，以实现我们和平、安全、稳定的共同目标。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蓬组织本次辩论，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通报。值此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将着重谈两点。

首先，我要赞扬非洲联盟取得的进展，这要归功于其成员国的努力，也归功于非盟与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联盟的伙伴关系。2月17日和18日

的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峰会重申了我们对延续伙伴关系共同愿望。在这方面，我要回顾，欧洲联盟仍然是非洲联盟预算的最大捐助者。

非洲联盟已经成为预防和解决该大陆冲突的基准角色。正如我们在5月份于马拉博举行的非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所看到的那样，它体现了“不漠视”原则，强调了非洲大陆国家元首反对违宪的政府更迭，并动员非洲联盟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之间的调解努力。我还想到了非洲联盟在解决埃塞俄比亚北部冲突和克服苏丹政治危机方面的作用。

我的第二个信息是呼吁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欢迎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关于萨赫勒的倡议。法国祝愿由伊素福总统领导的萨赫勒安全与发展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取得圆满成功，并希望其工作将产生雄心勃勃的具体建议。

在萨赫勒地区以外，我们再次呼吁调动永久、可持续的资源来支持非洲和平行动，包括通过联合国法定缴款调动资源。安理会和非洲联盟之间已经开始的谈判应该尽快恢复。我们还必须采取行动改革安全理事会，使非洲有更好的代表性，包括在常任理事国中。法国对此表示支持，我们希望尽快开始基于案文的讨论，也就是在下一届政府间谈判会议上开始讨论。我们呼吁所有像我们一样真诚希望看到安理会改革的人支持基于案文的谈判原则。

除了治理、妇女和青年的参与、教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之外，我还想重点谈谈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对宣传和错误信息进行反击。制造喷出仇恨洪流的巨魔工厂很容易。这是对非洲社会、国家和公民以及部署在那里的维和特派团的威胁。我们在2022年拨款近100万美元，用于打击虚假信息并加强和平行动的战略沟通。法国将继续与各国和民间社会携手合作，从多个角度加强获取免费、可靠信息的渠道。

第二，我们必须解决全球粮食安全营养不良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剧了这些问题。“欧

洲粮食和农业复原力任务”倡议旨在为脆弱国家提供具体的支持性应对措施。我们呼吁所有相关公共和私人行为体加入这一倡议，这是秘书长努力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国际倡议相协调。眼下解决化肥短缺是当务之急。为了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具体办法，法国与其伙伴合作，在大会发起了“抢救救援”行动。

第三，我们必须解决雇佣军活动的挑战。瓦格纳集团不支持国家。相反，雇佣军是为了让某人或某个部落掌权，以换取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他们的存在伴随着民主的系统性倒退、东道国主权的削弱、公共空间的关闭和大规模侵犯人权。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法国十分很关注非洲联盟修订1977年《取缔非洲境内雇佣军活动公约》的工作。

达乌特拉里女士（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加蓬在非洲面临许多挑战和跨领域危机，包括违宪的政府更迭、猖獗的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私人军事团体的存在、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时候，将本次辩论列入议程。这些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因此需要我们所有人有效应对。

我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继续参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关系。

我们和其他成员一道纪念非洲联盟成立二十周年。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依靠区域组织的重要贡献，因为它们最有能力在紧张局势升级之前发现预警信号和部署预防工具。

阿尔巴尼亚认为，联合国应该成为共同努力的支柱和催化剂，同时促进所有行为体，包括专门机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代表，加强合作与协调。

我们呼吁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需要保持势头。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第十六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是加强我们在总部和实地的强有力伙伴关系的独特机会。

关于实地局势，阿尔巴尼亚赞扬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愿意促进西非的民主治理模式。阿尔巴尼亚欢迎秘书长和非盟呼吁成立一个萨赫勒区域安全、治理和发展问题独立高级别小组。我们期待他们的建议。

此外，我们支持非洲联盟努力应对埃塞俄比亚北部冲突的破坏性后果。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需要作出更多努力，使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旁，以便进行和平谈判。

近年来，自然灾害加剧了本已脆弱的非洲大陆的挑战。自然灾害正在耗尽非洲的能源、粮食和安全资源。本着这一精神，阿尔巴尼亚呼吁重新致力于处理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我们也同样关切虚假信息、极端主义、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在危机背景下可能产生的危险影响，包括通过新的数字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产生的影响。为了应对所有这些令人警觉的挑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全面和可持续的方法。

最后，我们认为，所有有关行为体必须继续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就延长现有政策和方案开展有效合作，并更加注重消除冲突和危机的根源。

基马尼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所作通报。

我们赞赏秘书长努力加强联合国与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的合作在欧洲发生危险的全球危机背景下开展，这场危机对非洲的粮食安全造成严重损害，并因此影响非洲的政治稳定。即使在我们庆祝这两个组织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强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更加关注如何使这一框架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盟组织法》尽管主要侧重于非洲内部的挑战、机遇和义务，它也面向世界。在未来的年月里，它对外的层面需要被打造成一个各方接触的平台，应对欧洲破碎的安全秩序带给非洲越来越多的严重风险。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盟主席和委员会主席在乌

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努力鼓励对话和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他们的努力反映了非洲的全球责任和联系，也在这一需求巨大的时刻帮助了非洲国家。我们敦促他们保持这些外联努力，并继续这样做，同时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和《非盟组织法》的基本原则。

在我们理所当然地关注乌克兰的时候，或许是在同样面临深刻危机的海地问题上开展更多合作了。海地是非洲联盟第六个区域的一部分，非盟和联合国有空间并肩探索如何回应海地人民的诉求，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共同努力帮助他们。

稳定全球安全秩序很大程度上需要改革。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架构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并不有效。我们可以继续尽一切努力使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更加有效，但只有当安理会有了非洲常任理事国、其组成更加平衡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可持续的成果。我欢迎各代表团今天上午对改革表达了开放态度。让我们现在开始采取能够实现变革的具体行动。

在这个可喜的分水岭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通过改革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使它更具包容性，更积极回应非洲的诉求。例如，决议草案执笔方需要针对非洲的责任、知识和主导权作出改变；这将为第八章与非洲联盟的联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七次非正式联合研讨会和第十六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前夕进行这次辩论。这一辩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推动实现一种聚焦于在非洲真正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包括在非洲。非洲的危机应该得到与世界其他地区局势同样的关注和重视。例如，很难想象的是，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特派团竟然长期需要请求获得充足、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然而，这些行动基本上代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进行的。安全理事会应通过摊款，充分、可持续地为这些特派团提供便利，以确保它们始终胜任其职。

此外，安全理事会应该重新考虑它如何在非洲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我们建议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这样一来，更多的非洲国家会派遣部队，以便非洲能够拥有这样的特派团，这也是因为，非洲部队更加了解行动环境。

我们还呼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加大努力，将非洲次区域组织置于其和平努力的中心。这些组织所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它们利害攸关，过去它们曾及时果断地进行干预。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东非共同体应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目前正在领导寻求和平解决该国东部地区安全局势的努力。这些努力必须得到国际伙伴的支持，包括为此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技术和后勤能力。

最后，我们建议我们的伙伴关系认识到危机和冲突的跨界性质和地缘政治层面。在某些情况下，非洲国家正在努力同时应对各种区域外行为体和利益，这些行为体和利益日益使和平努力复杂化，甚至加剧不安全。应该与邻国和地区国家协商，确保这些冲突得到遏制，特别是在涉及叛乱和恐怖组织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也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解决外部利益的冲突，以防它们破坏寻求非洲可持续和平的努力。

最后，我重申，肯尼亚致力于尽一切努力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之间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合作，为非洲以及非洲各国人民谋求和平、安全和繁荣。

戴兵先生（中国）：我感谢加蓬倡议举办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穆萨外长主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通报，也期待法基主席的支持。

近年来，非盟引领非洲发展振兴，维护非洲和平稳定，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展现了非洲的力量和非洲的智慧。非盟同联合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成为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伙伴关系之一。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呼吁，要继续深化非盟同联合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欢迎和支持联合国同非盟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更好促进非洲和平发展。

第一,在维护非洲和平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非洲传统热点问题升温,恐怖活动、武器贩运、海上安全、公共卫生等挑战增多,需要联合国、非盟和地区国家携手应对。地区国家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要紧跟形势变化,找准定位,优化授权,把资源和力量投入当事国需要、当地民众期待的领域。中方支持更多非洲人担任非洲热点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安理会也要支持非洲成员更多担任非洲问题执笔国。

第二,在提升非洲能力建设方面加大合作力度。非洲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持续加大投入。其中,能力建设是重要一招。安理会今年8月举行非洲能力建设公开辩论会并发表主席声明,呼吁支持非洲国家在政府治理、安全执法、可持续发展、人才队伍等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要共同落实好会议成果,为非洲能力建设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联合国和非盟曾签署《非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框架》,两机构应继续把能力建设作为合作支柱,支持非盟加强冲突预警、预防、调解和预防性外交等方面能力。

资金短缺是影响非盟和平行动能力的关键问题,古特雷斯秘书长建议通过联合国常规预算或维和摊款对此提供资金支持,这一思路值得安理会认真研究。联合国相关机构、维和行动特派团、驻地协调员要根据各自授权支持非洲能力建设,争取形成合力。

第三,在非洲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发展是硬道理。萨赫勒、非洲之角、大湖和中部非洲等地区既面临安全挑战,也身陷发展困境。不加大发展投入,就难以打破“因贫生乱”、“因乱返贫”的恶性循环。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期间,中方同非洲国家等共同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宣布中方七项务实举措,提出推进粮食安全、清洁能源等领域具体行动。这些举措顺应非洲发展需要,同《非盟2063年议程》高度契合。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推动相关举措尽快开花结果,为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资源和条件。

第四,在推动国际治理改革方面加大合作力度。非洲总体处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低端,面对各种全球性风险蔓延外溢,非洲往往被动承受更大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一些国家发展成果付之东流。联合国应采取系统性措施,提升非洲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进一步反映非洲的需求和利益。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在发展援助、技术转让等方面履行应尽责任,不能因为其他问题而减少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各国对非合作要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不能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更不能逼迫非洲国家选边站队。

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开展对非合作。在非洲走向振兴繁荣的进程中,中国始终是坚定的支持者和贡献者。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永远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同联合国站在一起,为实现非洲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坎博杰夫人(印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加蓬组织今天关于这样一个重要议题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提供宝贵见解。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开展合作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载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基本原则。《宪章》也为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合作提供了广泛的框架。考虑到安理会议程上一半以上的问题和将近70%的第七章授权决议都与非洲有关,这种伙伴关系在非洲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平与安全是非洲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支柱,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合作。

安理会会同意,没有人比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们自己更了解非洲。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在没有非洲参与的情况下为非洲问题提供外部解决办法不符合非洲人民的利益。因此,与非洲次区域组织和机制进行有意义和有效的互动协作应该成为联合国与非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等组织,也支持了非洲联盟在预防外交和调解方面的努力。

我国支持加强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以切实的方式使两个组织互利互惠。在这方面,我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安全理事会审议。首先,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的活动应该相互配合,同时保持各自的核心任务不变。集体努力应着眼于区域外交、调解、和解和安全部门改革,以确保非洲大陆的持久和平。

第二,恐怖组织同武装团体一样,值得安理会在应对非洲今天面临的安全威胁时给予优先关注。在萨赫勒和整个乍得湖流域地区,以及在索马里和其他地区,非洲国家面临与基地组织和达伊沙有关联的团体的持续恐怖主义威胁。国家和区域安全部队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力量。然而,能力限制和缺乏财政资源已成为反恐斗争的主要障碍。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驻莫桑比克特派团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行动,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鼓励。

第三,安全理事会需要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合作,加强安全理事会授权、由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筹资机制。我们赞同秘书长呼吁提供持续的资金,包括通过摊款,支持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和区域反恐行动。

第四,非洲的建设和平倡议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坚定关注。主要捐助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应增加其海外发展援助承诺,消除向非洲经济体提供优惠融资的障碍,以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年议程》所载的发展目标。

第五,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需要有适当的授权和资源。我们在非洲维持和平的经验表明,这种特派团往往难以执行雄心勃勃、却资源不足的任务。此外,维持和平特派团应该有一个与国家 and 区域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的明确和深思熟虑的撤出战略。

第六,安全理事会需要超越口头承诺,解决非洲关切的问题。非洲继续被剥夺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类

别中的代表权,这是历史上的不公正,需要尽快纠正。印度一贯呼吁紧急改革安全理事会,以确保《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中概述的非洲愿望得到实现。

印度和非洲有着历史悠久并久经考验的独特友谊。自1960年代以来,印度维和人员迄今已在非洲的22个特派团中服役。目前,印度维和人员正在非洲大陆八个维和特派团中服务。印度还为非洲维和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作出了贡献。

印度认为,非洲的崛起对于我们所致力促进的全球秩序真正多极化至关重要。我们一直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根据非洲的优先事项与非洲开展合作。即使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这种南南团结的传统继续得到加强。对印度来说,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现在是、并将继续是重中之重。

2018年,印度总理在乌干达议会发表讲话时,阐述了他的10项指导原则,他说:

“.....如果这是一个机会之光照耀全人类的时代;如果这是我们的星球有一个更富有希望的未来的时候;那么,非洲这一壮丽的大陆就必须与世界同步前进。印度.....将以透明、尊重和平等的原则支持[非洲]的努力。我们会为你们、并与你们一同发声。”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在加蓬担任本月主席期间,继续领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也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穆萨·法基·穆罕默德主席在本次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合作的重要年度辩论会上的通报。

为了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同时应对对非洲产生负面影响的社会经济及其他挑战的多层面问题,就必须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决心扭转非洲大陆五个国家民主制度倒退的现象,平息非洲的枪炮声,并发展许多社会的复原力,因为这些社会正经历着气候变化和其他导致脆弱的问题所造成的压力。在这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

非洲联盟应该在其和平与安全的规范框架基础上,并在治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联合国的责任和支持不应减少,这将继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重要性,并强调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整个和平过程中,需要深化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并且需要满足为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持续资金的要求。

为了确保联合国和非盟在促进非洲大陆持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要强调另外几点。首先,我们强调需要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协商,还需要积极主动地着眼于加强本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非洲大陆复杂的安全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此类协商应包括支持2021-2025年加强非洲待命部队工作计划的安排,该计划很快将提交给非洲联盟防务、安全和安保专门技术委员会。

第二,我们鼓励进一步落实关于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联合通报、访问团和评估,包括尼日尔前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先生领导下正在进行的萨赫勒地区安全与发展联合独立评估。我们感到乐观的是,正在进行这项评估的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和发展问题独立高级别小组的任务授权将提出一种更可持续的办法,来解决该地区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多层面危机。我们鼓励将这种联合办法扩大到评估非洲大陆尚未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和任务的一些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业绩,同时也注重解决对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筹资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的关切。

第三,鉴于非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恐怖袭击事件日益增多,我们不能以一切照旧的方式集体应对这种威胁。随着非洲联盟着手执行2022年5月28日《关于非洲恐怖主义和违宪的政府更迭的马拉博宣言》,联合国必须成为这一进程的伙伴。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在应对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和治理挑战时,联合国-非洲联盟必须合作解决非洲大陆不稳定的根源,同时还要解决气候变化、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和其他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应提升妇女和青年在保持和平与发展方面的作用。

第四,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必须继续利用多年来在预防性外交和调解领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正如我们一贯主张的那样,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尽早支持区域预防措施将大大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非盟“到203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

最后,加纳认为,应对非洲无数安全和发展挑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加强本土干预措施,同时深化联合国、非盟和其他区域间安排之间的合作。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和承诺将继续对保持非洲的和平至关重要。我们还听到了对非洲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的常任代表权的重新支持。现在是将言辞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了。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加蓬和部长先生阁下组织这次辩论会并致力于将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作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核心议题。我还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穆罕默德先生的宝贵意见。

我们的发言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非洲。一个有益的出发点是《2063议程》——非洲联盟委员会发表的那份开创性报告,其副标题是“我们希望的非洲”。该研究报告重申了非洲人民及其海外侨民如何承诺为实现两个主要愿望而共同行动:一方面是“一个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非洲”,另一方面是“一个和平和安全的非洲”。

非洲人民及其海外侨民认识到,一个基于善治、民主、社会包容和尊重人权、正义和法治的繁荣、一体化和团结的非洲,是一个和平和无冲突的大陆的必要前提。这就是安全与发展之间联系的核心所在,两者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辅相成。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必须始终努力采取全面和综合的办法,解决受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和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持久和平。

可持续的和平需要全面的方法,这可以受益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支持。鉴于其独特的组成和桥梁任务,建设和平委员会完全可以在联合国系统内作出协调努力,并创造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周期。

我的第二点是关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协调,以应对安全挑战。受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在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军事和传统安全领域之外的复杂和多层面的挑战。这种复杂性是我们应该分析每个冲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同时寻找适当对策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非洲的代表权是解决非洲和全球挑战的核心点。

我们赞扬《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在整个非洲不断变化的挑战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该联合框架是一种结构化的对话。我们认识到它如何为两个组织之间加强协调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平台。我们还赞扬联合框架如何加强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请允许我就非洲联盟2022年的主题“加强非洲大陆营养和粮食安全复原力”发表简短评论。必须再次强调,安全与发展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辅相成。例如,采用可持续做法的本地有复原力的粮食生产,是营养和粮食安全的关键。

我们赞扬为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所作的努力,这对加强非洲的粮食安全复原力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一方面加大对国家确定的发展和建设和平优先事项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洲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全面和综合方法的支持。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加蓬组织今天的辩论会,部长先生,我们欢迎你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穆罕默德先生的通报。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是当前整个国际议程,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

一贯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八章的基础上发展这种合作。我们看到,近年来,为新出现的问题寻求区域解决方案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机会也越来越多。非洲联盟、非洲的次区域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其他区域机构都更加自信。这是对当今地缘政治现实和挑战的回应,也是加强多边主义的一个真正迹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首先,区域各国是和平解决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其次,它们更加了解当前背景下的具体情况。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区域机构的活动必须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解决争端时必须优先考虑和平手段。

在过去的20年里,自从非洲联盟从非洲统一组织转型以来,它在建立区域和平与安全架构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非洲人在非洲大陆上拥有适合当地情况的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机制,这些机制协调一致地补充了这个世界组织在其责任和任务范畴内的努力。这增强了非洲声音在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影响力。我们十分赞赏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在捍卫其非洲邻国的利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们特别要指出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努力预防争端和调解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非洲的调解努力多次被置于幕后或遭到外部行为体的故意阻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洲联盟在利比亚的调解遭到阻挠,西方国家随后在那里使用武力,导致了一场悲剧,其后果远在该国边界之外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在这方面,我们欢迎10年后任命一位非洲裔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阿卜杜拉耶·巴蒂利先生。

为执行非洲联盟结束非洲武装冲突的旗舰倡议而通过的路线图已延长至2030年,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同样重要的是,非洲联盟应利用全球事务现状,独立于任何外部力量,在没有压力、胁迫或勒索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机制。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对话一直具有某种活力。重要的是,这一合作应该是战略性的。在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框架文件,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非盟《2063年议程》的基础上,正在开展联合工作。每年通过安全理事会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下一系列会议将于本周在纽约举行。

然而,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就,但非洲大陆今天的局势仍然存在问题。安全挑战和社会经济问题升级,导致不稳定蔓延和恐怖活动扩大。在治理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敦促我们的朋友深入研究这些挑战,评估其所有因素和原因,包括在历史背景下进行评估,并考虑到各国的族裔和文化特点。当一种疾病的根本原因造成的问题--其中许多根源于非洲的殖民历史--尚未得到解决时,试图控制疾病的症状是徒劳的。

第一,需要对在非洲大陆上违反《联合国宪章》实施非法的单方面制裁和进行政治讹诈的普遍做法,包括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勾结,威胁停止提供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援助,作出迅速反应。这种行为显然是玩世不恭的。这些限制对平民的打击最大,阻碍他们获得包括药品、疫苗和食品在内的必需品。一些非洲国家在包括安全部门在内的基本国家问题上缺乏政治自由,使情况更加复杂。是时候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了。

第二,我们认为非洲国家提出联合国为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的问题是合理的。我们期待着就关于资助非洲维持和平行动的方式和为此目的使用非洲联盟和平基金资源的问题的非洲共同立场达成协议。我们愿意就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强调,区域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该区域各国共同评估现有的威胁和消除这些威胁的方法,以及它们是否愿意承担所涉风险并建立一个连贯和有效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就筹资方法而言,无论哪种筹资方法适合局势,重要的是发起国能够保留空间,自己作出应对威胁的政策决定,而不是让其他国家强加这些决定。

最后一点是,我们认为,非洲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予以特别关注。我们准备并愿意与我们的非洲伙伴分享我们的反恐经验,并实施建设其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的能力的项目。

最后,我们要重申,俄罗斯愿意继续在平等基础上与其非洲伙伴合作,重点加强它们的潜力。我们还继续相当重视在非洲大陆培训人员。关于到2030年结束非洲大陆所有武装冲突的非洲联盟旗舰倡议的联合工作包括在俄罗斯联邦和非洲联盟2023-2025年合作行动计划草案中,我们期望在定于明年夏天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二次俄罗斯-非洲峰会上通过该草案。

米森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加蓬在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举行本次重要的讨论。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法基·穆罕默德专员所作的通报。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全球性威胁,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相互交织的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正在对非洲大陆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等多边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应对这些危机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我们看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更深入的接触如何在应对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方面得以取得积极进展。在苏丹,联合国、非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已建立一个三方机制,以共同促进解决当地持续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在萨赫勒地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正在进行一项联合评估,旨在加强国际协调,解决多层次危机。关于埃塞俄比亚,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密切接触,寻求通过谈判持久解决这场骇人听闻的冲突的途径。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继续密切参与。

这些举措是积极的,但都面临挑战。这些举措必须得到加强和发展。非洲联盟可以酌情利用联合国的专门知识和支持。联合国必须继续帮助建设非洲联盟的能力,支持它努力解决非洲一些最严重的挑战。仍有若干领域将受益于更大的合作。

首先,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应对影响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挑战。这包括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加剧的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这些相互关联的危机意味着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向受影响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解决债务减免问题。我们欢迎非洲联盟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组织

等区域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挑战的举措。安全理事会必须在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整个非洲大陆的不安全状况，并成为加剧威胁的因素。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安理会必须履行其在这方面的职责。

第二，安理会必须支持努力加强非洲联盟在促进善政方面的核心作用。最近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政变浪潮，包括最近在布基纳法索发生的政变，令人严重关切。政变浪潮表明，必须更好地支持非洲各地的公民和公民运动，以推进包容性和负责任的治理。这包括充分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也包括透明选举和促进法治。萨赫勒和非洲之角的多层面危机证明，若不解决政治和安全危机及其根源，就会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

第三，爱尔兰认识到，必须为联合国授权、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我们希望，秘书长即将提交的关于该问题的报告将促进公开和坦诚的讨论，并为取得具体进展提供一个机会之窗。

最后，我们面临的挑战过于复杂，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无法单独应对。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希望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爱尔兰期待继续致力于在整个联合国开展工作，以支持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为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所作的重要努力。

戈麦斯·罗夫莱多·韦尔杜兹科先生（墨西哥）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参加今天的会议，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所作的通报。

在非洲联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墨西哥向这个重要组织及其成员表示祝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合作对于有效应对非洲大陆所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我谨回顾，在1945年于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我们拉丁美洲国家促成了《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因为我们坚信，应当在区域一级优先解决争端。我今天想着重谈两个问题。

首先，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发挥领导作用，进行斡旋，带头开展调解努力，并部署区域维和部队。在这方面，我们赞赏目前为促进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的对话所做的工作。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支持这一调解。

另一项值得称道的努力是，非洲联盟支持利比亚开展民族和解行动，旨在打破该国的暴力循环。墨西哥将密切关注为此计划召开的会议，并重申利比亚的稳定是萨赫勒国家和整个非洲安全的关键。

我们还赞扬为促进非洲大陆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采取行动。我们要想推动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参与本国的各种政治机构，建立非洲妇女领导人网络及非洲妇女预防调解冲突网络就是重要的行动。

墨西哥认为非洲联盟是推动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贩运活动的关键盟友。我国重申，联合国应支持根据“到203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所开展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国支持的第2616（2021）号决议确立了安理会为加强打击非洲轻小武器扩散工作所可以推动采取的一些行动方针。墨西哥将继续为派驻非洲各国的维和行动作出军事贡献。

其次，近几个月——甚至几周——在布基纳法索、乍得、几内亚、马里和苏丹发生的违宪政府更迭勾勒出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必须扭转这种趋势，才能使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受影响。国际社会必须动员起来，继续强调非洲大陆民主治理的重要性，防止政治不稳定加剧萨赫勒和中非某些地区的暴力局势。

因此，我们呼吁次区域组织协调应对任何国家违反宪法秩序的行为。在这方面，《非洲民主、选举和治理宪章》规定了适用的标准。在国家的制度性框架遭到违反的情况下，避免发出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冷漠或放任的信号，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对于安全理事会而言，同样如此。安理会并非总是能够就主席就此类事件发表的声明达成一致。

面对疫情的经济后果、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以及前面提到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所带来的挑战，联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仍然至关重要,并且可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够在将于本周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商定进一步的行动,使我们能够为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而加强两组织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安理会尽己所能,使非洲不再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和受害者。这种竞争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新面孔。

墨西哥还支持安全理事会改革,使非洲在更能够代表国际社会的安理会中拥有应有的位置。然而,这种改革不应局限于增加安理会成员。首先必须改革其工作方法。我特别是指使用和滥用否决权。正因为此,墨西哥积极参与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并提出符合所有会员国利益的建议,同时将继续与法国一道推动限制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我们再次呼吁尚未签署该倡议的国家支持该倡议。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的通报。

在非洲联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更自由、更安全和更繁荣的非洲的过程中,仍必须加强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成员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正因为此,联合王国支持非洲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正因为此,本周晚些时候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年度磋商才会如此重要。

关于这一重要伙伴关系,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非盟、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之间的协调对于寻求政治解决冲突,包括埃塞俄比亚北部、苏丹和索马里冲突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欢迎计划中由非盟推动的埃塞俄比亚北部问题会谈,并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参与该进程。在苏丹,我们欢迎联合国、非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开展合作,以帮助推动2021年10月军事政变后达成政治解决。作为安理会,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三方机制为实现苏丹人民所呼吁的自由、和平与正义所做的努力。在索马里,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及其继任者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非索过渡特派团)展示了联合国-非盟合作的价值。联合王国长期以来支持这一关键合作,包括仅在今年就捐款2 500万英镑,用于非索过渡特派团津贴。

其次,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对于应对稳定局面所遭受的跨区域挑战,如恐怖主义、疾病、气候和粮食不安全非常重要。非洲至少有1.3亿人面临粮食保障危机。联合王国正在与非洲伙伴合作,以应对该地区因乌克兰战争而加剧的粮食、经济和整体人道主义风险。

最后,我注意到今天是国际女童日。我们欢迎非盟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的努力,以及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最近就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性别暴力问题举行的会议。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对于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非常重要。我们期待大力开展工作,落实教育变革峰会,支持12年制女童优质教育,也期待在预防冲突中性暴力方面加强合作。我们希望非盟能够参加联合王国下个月主办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的重点是预防、伸张正义和支持幸存者。

尤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和法基·穆罕默德主席的宝贵见解。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对非洲的影响尤为严重。我们感谢加蓬及加纳和肯尼亚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议程更突出对非洲影响的问题。例如,今年5月,安理会讨论重度粮食不安全、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急剧增加的问题(见S/PV.9036),非洲联盟(非盟)昨天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气候危机也在安理会工作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它影响生计、人类安全和人民的未来,增加进一步冲突的风险,导致流离失所。下月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世界领导人会议是一个关键时刻。挪威坚守将其气候融资金额增加一倍的承诺。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显而易见。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20个国家,一半以上也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毫无疑问,必须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谋求和平的努力。

预防、缓解和解决冲突，是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共同目标。把非盟对局势的了解与联合国的任务、工具和技术能力相结合，可改善解决冲突与调解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在苏丹的三方机制，是联合国特使、非盟代表和次区域组织之间有效伙伴合作的一个实例。这种伙伴关系应该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可为其他冲突局势提供一种有效合作和协调的模式。

正如上周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公开会议的结论所确认的那样，没有妇女的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和领导，就不会有和平。我们赞扬非盟继续努力加强执行该议程，包括积极利用智者小组、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和非洲妇女调解员网络，并与当地民间社会携手伙伴合作。

自2002年以来，非盟已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包括开展和平支助行动。在冲突事态往往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非盟执行反恐和执行和平任务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重要，特别考虑到这些行动超出联合国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范畴和范围。我要明确指出，非盟已在若干方面取得进展。非盟已采取重要步骤，确保其和平基金现已运作。非盟还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协作，在执行非盟合规框架项目上取得进展，包括起草行为守则、制定纪律程序，并开始在有特派团推广。目前正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检验和实施合规框架，挪威高兴地支持这些努力。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设立一个联合国支助办事处。挪威认为，安理会不应回避认真讨论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筹资的问题，包括为非盟领导的特派团和区域特派团筹资的问题。

和平与稳定是实现非洲经济和社会进步宏伟目标的最重要基石，非洲国家拥有重要的经验和见识。在处理非洲大陆的安全问题时，与非洲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安全理事会也必须反映当今的地缘政治现实。挪威支持扩大安理会，增加非洲常任和非常任席位的努力。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马哈茂德先生 (埃及) (以阿拉伯语发言) :阿达莫先生，首先，我谨欢迎你代表姐妹国家加蓬共和国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我的兄弟、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的宝贵通报。我赞扬主席国加蓬允许广大会员国参加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作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创始成员及其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埃及把加强两组织间合作和促进其一体化作为优先事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建设性合作，有利于非洲的和平、安全和发展。事实上，尽管这是安全理事会每年一次的辩论会，但鉴于非洲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年的辩论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挑战包括大国之间严重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不断升级、粮食安全面临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在非洲产生的负面后果，特别是由于干旱和缺水现象蔓延，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扩散，它们不分宗教或种族。此外，一些行为体一直在设法瓦解和分裂非洲国家，将它们推入身份认同和种族冲突的泥潭，而不是帮助它们建立和加强自己的国家机构。

面对这些挑战，埃及申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不乏义务或协议。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显然以《宪章》第八章为基础。鉴于两组织之间在各种多边行动领域有多种伙伴关系框架，埃及认为，必须把这些框架转为现实。我们必须从起草文件和设想转向执行阶段。在这方面，我谨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解决非洲的冲突需要持续的应对，从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和平。因此，埃及再次呼吁非洲和平行动能够获得非洲缴纳的联合国预算分摊会费的资助。我们还强调为非洲建设和平活动提供所需资金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广大会员国根据秘书长的建议，迅速通过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建设和平基金提供所需资金的办法。

第二，考虑到目前非洲国家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挑战，迫切需要立即采取步骤，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包括确保各

国获得足够的国际融资。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欠发达仍然是非洲发生诸多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通过即将举行的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满足非洲的需要，同时顾及非洲的复杂和特殊情况。

第三，尽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责任不在于我们，但非洲大陆受气候变化的后果，特别是干旱和缺水的影响最大，包括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萨赫勒地区缺乏安全和稳定，是这些影响在非洲最明显的例子。因此，埃及希望国际社会广泛参加将于11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便我们能够采取措施，通过优惠融资进一步加强非洲的适应能力和复原力，应对气候变化。

第四，非洲没有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它需要更多先进的科学和现代的技术。因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担负起特殊的责任，倡导非洲国家、非洲联盟以及非洲次区域组织内部的能力建设和知识转让方案。在这方面，埃及呼吁联合国开发一个具体方案，根据《宪章》第八章和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一体化基准，建设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次区域组织的能力，以落实促进非洲大陆发展的“平息枪炮声”倡议和《2063年议程》。

第五，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统筹结合并不意味着彼此推卸责任。统筹结合要求共同努力，通过积极主动的步骤和有效的预防外交，利用各组织处理冲突、特别是新兴冲突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应指出，搭建一个同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层级架构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将放弃自己作为《宪章》规定的总括组织的责任。

最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非洲国家显然因为来自多方面的紧迫压力吸引其注意力而不是努力实现合作与发展的当代现状而感到沮丧。此外，在发展与国际贸易方面，非洲没有得到公平的份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坦率和明确地谈论并建议采取特定的实际步骤，推动联合国和非洲

联盟之间的联合行动，以期满足我们非洲各国人民的要求：他们想要公正，并且希望非洲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架构。从政治角度说，实现这个目标可通过真正改革安全理事会，不是靠零打碎敲或者逐步解决，而是按照《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结束对本大陆的不公，同时在经济上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以便它们更公平地处理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会议。我也感谢所有发言者富于见地的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二十周年。过去二十年来，非盟与各种次区域组织协作，在努力促进非洲各地的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做出这些努力，非洲并未幸免冲突、恐怖主义、粮食无保障、能源短缺、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以及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全球日益严重的人的安全危机。这些趋势使得联合国同各种区域安排、特别是非洲联盟加强合作以便处理危机的根源更为重要。

我们需要最合理地利用每个组织的比较优势。即将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年度磋商将充当一个平台，进一步培养这两个组织更加密切合作的巨大潜力。有鉴于此，我谨强调以下三点意见。

首先，有效的做法需要与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发挥区域、国家和地方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主导作用。换言之，国际支持需要侧重于建设和加强各级机构与人员的能力。日本在第八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上宣布，投入300亿美元作为今后三年公私财政捐助的总和，旨在对人进行投入并且刺激优质增长。此外，我们将在一系列广泛领域努力开发30万专业人员的能力。日本希望成为一个与非洲共同成长的伙伴。

其次，我们应从人道主义-和平-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出发，继续采取一种全面做法，协同和强化各种行为体的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应努力统筹结合其

自身各种机构、基金以及方案的工作，以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支持非洲联盟和其它区域性安排的努力。联合国系统还应加强与其它伙伴如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合作。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应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鉴于非洲联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在和平支助行动中的关键作用，有关为这些行动提供资金和援助的选项问题应从广泛的角度进行透彻讨论。就日本而言，我国从1996年以来一直捐助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我们的捐助支持了非盟主导的预防冲突和调解领域的建设和平活动。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益受到威胁，这幡然提醒我们，急需改革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使其地缘政治代表性更加均衡、包括增加非洲的代表席位，是一项不能再拖延的紧迫任务。在这方面，日本大力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载的《非洲共同立场》。

日本即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我们继续致力于为区域安排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有效协作提供更多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乔伊尼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赞扬加蓬共和国举行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的通报。

值此纪念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南非重申，我们致力于《非洲联盟组织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精神，谋求一个建立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基础之上的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20年前暨2002年非洲联盟在德班启动，当时的理解曾经是、乃至今天的理解仍然是：发展、和平以及安全彼此交织，三者缺一不可。这意味着：没有和平、安全与稳定，可持续发展将继续遥不可及。正因如此，非盟作为多边机构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促进

非洲大陆的发展、和平、安全、稳定以及一体化。

非盟认识到，伙伴关系对于推进其目标至关重要。非盟从成立伊始发展的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就是同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对南非来说，重要的是，伙伴关系要立足于辅助、互补以及比较优势的原则。

过去几年来，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产生了一些积极成果，尤其是在和平支助行动方面。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已于2020年12月完成任务，是非盟与联合国之间真诚伙伴关系的一个缩影。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因为维持和平特派团有义务为在一定时限内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宗旨服务。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前称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是非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但该特派团自成立以来，在国际伙伴，特别是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持续支持下取得了重大成就。

此外，我们两组织继续共同努力，促进非洲的民主。这包括支持自由、公正和可信的选举进程，加强善治，促进保护人权，以及在整个非洲大陆防止选举暴力。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仍需要做更多工作，以确保和平支助行动不会无限期部署下去，并确保和平可以在冲突后局势中维持。重要的是，我们应确保民主进程不会倒退，非洲大陆违宪更迭政府的现象死灰复燃就是倒退的证明。

虽然非盟与联合国之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层面上仍然存在挑战。尽管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同安全理事会之间加强努力接触，帮助两组织在对彼此来说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大的战略一致性，但仍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联合国和非盟肯定为确保非洲大陆和平所做的工作，但必须加强努力，解决非洲冲突的根源和驱动因素，包括发展和治理问题。

根据这些动态，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非洲联盟继续进行改革，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与非洲治理架构的调整就是证明。过渡期正义、建设和平以及冲突后重

建和发展在建设和平社会方面仍然很重要。

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挑战涉及联合国授权的由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安全理事会应创造机会和作出破例安排,使非洲能够从联合国分摊会费中获得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在这方面,两组织都应努力执行《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联合国-非盟建设和平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两个框架为非盟与联合国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根本上说,应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支持下,加强与我们社会各级各界的接触。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民间社会各阶层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妇女、青年和私营部门,有意义和积极地参与和平进程,以便为非洲的发展和到2030年平息枪炮声作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对急需的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关切。非洲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仍然没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此外,分配给非洲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只有三个。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成员组成没有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一个没有民主组成和代表性的全球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破坏了这种伙伴关系的实质。我们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将带着必要的紧迫感,着手改革这一重要机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

尼昂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因日程安排限制而未能参加本次重要辩论会的塞内加尔外交和海外侨民事务部长艾莎塔·塔勒·萨勒夫人阁下,感谢姐妹国家加蓬共和国举行本次重要辩论,这是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的一部分。因此,我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作了高质量的通报,强调了这一合作的挑战。

处理非洲冲突的国际制度已不再适当。这一点很清楚。这种状况与冲突的性质有关,冲突往往是国内冲突,而不是国家间冲突,冲突涉及多个行为体,暴力

手段多种多样,出现了不对称的安全威胁,例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这些因素改变了过去常见的维持和平办法。

然而,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作为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已表明它们有决心和能力对非洲危机作出初步应对。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现实。然而,它们的行动往往受制于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棘手的资金问题。的确,令人担忧的是,在非洲联盟日益承担起这方面责任的时候,非洲和平支助行动缺乏足够资金的问题很不幸继续存在。

因此,本着第2320(2016)号决议的精神,我国代表团再次响应非洲的呼吁,请求为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建立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供资机制。

非洲联盟坚定致力于解决非洲大陆的安全挑战,采取了重大步骤解决可预测供资问题,并将其对和平支助行动费用的捐款增加到了25%,因此,我们期待联合国作出上述努力十分适时。

同样,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支持设立一个联合国专门支助办事处的建议,该办事处由联合国摊款提供资金,以便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国部队提供与其面临的严重安全挑战的相匹配的可持续、可预测和可靠的资金。

必须指出,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框架的执行工作虽然在调解和技术选举援助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方面仍然缺乏进展。在这方面,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处理违宪更迭政府现象、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安全系统改革、民族和解和过渡期正义问题、追究责任以及加强司法系统等领域。

这种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办法正是国际社会内部具有最大共识的问题之一,尽管这种共识往往更多地表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实践中。

非洲联盟准备好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意愿必须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得到满足。这是因为非

盟非常了解非洲的政治和文化现实，更有能力在预警和预防方面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因此，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对话，以确保对非洲的安全动态和挑战达成共识，并确定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举措的最佳方式。同样，安理会的非洲成员必须在这个就非洲和平与安全作出许多决定的机构中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重复在这个会议厅中一个已经站不住脚、不可接受的现实发表过的一些意见，这一现实就是，现有的安全理事会在处理世界的问题，但是其组成并没有代表它应该代表的那么多力量。

现在是给予非洲适当代表权，使其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时候了。早就应该打开闸门了。安理会不能继续像现在这样运作。重要的是，我们都必须致力于这项任务。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对理性的呼唤。这种对理性的呼唤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我愿同今天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一起强调这一点。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纳米比亚代表发言。

格策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主办本次高级别活动，这次活动恰逢纪念非洲统一组织转变为非洲联盟（非盟）二十周年。也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所作的详尽和内容翔实的通报。

拥抱多极世界就是接受不同的观点和理解不同的背景。容纳多极化的权力格局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展优先事项的统一。使《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概述的优先事项无缝契合的能力极为有益。这极大地支持了我们同时落实两个议程内容的能力。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在广

度和深度上持续增长。尽管如此，非洲大陆继续面临诸多挑战和始终存在的威胁，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暴力极端主义、粮食不安全以及明显的能源和气候挑战。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然而，它们确实需要我们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确保利用非盟-联合国伙伴关系来造福所有会员国的公民。

上个月，非洲联盟第五次庆祝了旨在减少非法拥有的武器数量、每年一度的非洲大赦月。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使用、误用和滥用构成的威胁继续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性后果。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持续扩散助长了冲突，并在许多情况下对亲密伴侣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因为这些武器被用来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在这方面，非洲在起草《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流通和贩运的非洲共同立场的巴马科宣言》方面发挥了出色的领导作用。该宣言是《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前身，该纲领已成为监测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重要全球性文书。

作为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现任成员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政治、防务和安全合作机构的主席，纳米比亚继续通过倡导推进和平、民主和保护人权的基础设施，展示其对区域和大陆稳定的承诺。距离非洲大陆平息枪炮声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七年了，我国代表团强调需要平等的伙伴关系，并适当考虑非洲声音不仅在为非洲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方面，而且在提供全球领导方面的价值。

只要安全理事会未能在地位和组成上反映多极世界的构成，它就永远无法充分解决全球关切。虽然今天这次有重点的公开辩论的焦点是非洲，但这提醒我们，我们仍然是这个会议厅中的客人，没有代表本大陆利益的永久发言权，而本大陆13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7%。

维持非洲大陆的和平要求大力认可和支持区域组织在区域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非洲在继续发展，我们建设机构能力和加强治理以及和平与安全基础设施的决心是我们对建设我们希望的非洲

的承诺。

最后，安理会的议程继续以非洲问题为主。我们相信，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在影响我们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所代表的人民生活的问题上，辩论和决策的包容性将得到加强。在纳米比亚，我们认为包容性意味着和谐，而排他性可能导致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天辩论的重点是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我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将促进更大的包容性，打破不平等和排他性的障碍，并使我们更加接近一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世界。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盖斯勒先生 (德国)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在谈到今天辩论的重点之前，请允许我祝贺贵国代表团最近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欢迎加蓬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优先考虑和重视。我还要感谢你允许我们参加这次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的重要辩论会，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所作的通报是这场辩论很好的引子。

我打算谈三个要点：非洲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德国对非洲联盟的架构和努力的支撑；以及使非洲联盟能够应对其目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所需的支持。

非洲联盟自20年前成立以来，已迅速成为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核心和不可或缺的行为体。其原则和目标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并与之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非洲联盟在捍卫其成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非洲联盟的许多特派团和调解举措往往是与联合国、其他非洲区域组织或欧洲联盟合作开展的，为缓解和解决许多危机作出了贡献。例如，非洲联盟在赞比亚最近选举后的和平权力移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最近经历违宪政府更迭的西非国家，非洲联盟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密切协调，努力实现合法的政治过渡。在索马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及其前身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的后勤支援下，多年来一直在为打击伊

斯兰恐怖主义和重建国家权威做出贡献。

为支持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构想，德国和欧洲联盟自非洲联盟(非盟)成立以来就支持它。2006年至今，德国政府已经为非盟的机构发展、治理和诸多倡议捐助6亿多欧元。除其他外，我们为其和平与安全架构及国内治理的发展和专业化做出了贡献。我们对非洲联盟边界方案的支持直接有助于从结构上预防冲突，并促进区域和大陆一体化。我们对非洲妇女领袖网络的进展和成就感到特别自豪，该平台自2017年以来聚合并支持非洲妇女网络，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方面。

有鉴于此，非洲当前的许多挑战——恐怖主义威胁、政变激增和复发以及全球粮食危机造成政治不稳定和不安全，并且往往因气候变化而加剧——要求由非洲联盟牵头，在联合国的强有力和可靠支持下，采取果断和多层面的对策。德国鼓励并支持关于为非洲特派团筹措经费的讨论。我们准备具体讨论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促成两个组织公平而高效地分担任务和费用。

在特别受到不稳定和恐怖主义威胁影响的萨赫勒和西非沿海国家，区域和跨界对策似乎必不可少，也非常紧迫。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倡议制定解决当前危机的非洲区域方案。我们随时准备支持由优素福总统领导的萨赫勒安全与发展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审议产生的任何区域倡议。

德国支持为非洲会员国分配常任理事国席位，以确保它们在安全理事会享有代表权，它们的声音在安理会得到听取，因为安理会半数以上的会议涉及非洲。

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海拉尔先生 (摩洛哥) (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地重申，摩洛哥王国真诚祝贺兄弟国家加蓬和主席本人出席会议，并感谢你拨冗主持安理会会议，特别是你对10月份安理会工作的睿智领导。我也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富有见地的通报。

由于历史和世俗的友爱和团结关系，摩洛哥始终与其非洲之根相连。非洲统一组织——后来成为非洲联盟——的创设，是非洲欲求解放、发展和繁荣的结果。这些理想以《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为指导，这些原则目前滋养和激励着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摩洛哥在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领导下，继续致力于与联合国一道采取非洲人的集体和国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和繁荣。特别是，我们支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各个方面的坚定和互补合作，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特别是在萨赫勒和非洲其他地区。

自2017年重新加入非洲联盟以来，我国继续努力促进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战略和机构伙伴关系，以促进世界、特别是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已被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真诚希望今后数年将扭转这一趋势。要做到这一点，非洲联盟，特别是非洲国家，就必须有尊严地得到代表，并通过确保非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得到适当代表受到公正对待，从而能够通过常任理事国传达非洲联盟的心声、志向和行动，这些常任理事国也将是一个前途光明、致力于和平、安全和国际团结的大陆的和平使者，特别是鉴于当今世界各国正在经历非常艰难和令人深感不安的时期和事件。我们希望确保非洲对全世界的每一场危机都有发言权和投票权。我们非洲的危机是在没有非洲国家自身参与的情况下决定和解决的，除非这些国家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如今天在安理厅里与会的那些国家。

摩洛哥欢迎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认为，这将促成按照

《联合国宪章》促进本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规定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我们呼吁通过向联合国经常预算摊款，为这些行动提供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摩洛哥欢迎创设非洲联盟和平基金，该基金将资助非洲联盟与和平和安全有关的活动，包括与预防和解决冲突有关的活动。这表明，非洲在维护本大陆和平与安全方面正在发挥主导作用，为该基金拨付大量资源，并履行资助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和平行动的承诺。

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或安全；没有发展，就不会有和平或安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设立《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这些密切关联的议程证明了两组织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这对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必不可少。该框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非洲面临冠状病毒病、气候变化和全球冲突一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也必须考虑到气候和环境变化，这些变化严重影响到非洲民众，加剧粮食不安全，进而导致冲突和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一惊人的事实应该促使我们从思考转向行动。两组织必须共同努力，战胜贫困，消除饥饿，促进善治，改善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以维护非洲公民的尊严，结束威胁非洲大陆数十年的不稳定。

最后，担任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的摩洛哥王国将继续不懈努力，发展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协作和战略伙伴关系，维护本大陆和整个地球的利益和共同福祉。

中午12时40分散会。